

# 惠洪詩禪的「春」意象

## ——兼為「浪子和尚」辯誣

蕭麗華

吳靜宜

台大中文系教授

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生

### 提要

惠洪一生性格狂放不羈，詩風文士化，一生飽受牢獄之災，聲名遭受污辱，曾因〈上元宿百丈〉：「十分春瘦緣何事？一掬歸心未到家。」二句留下「浪子和尚」的千古汙名，然細觀此詩中「春瘦」二字，實與禪林文學用語有很大的關係。本文以惠洪詩禪中的「春」意象為範疇，經由禪宗典籍中「春」意象之象徵與唐宋禪林文學中「春」意象之演進，來探索惠洪詩歌中「春」意象的四種類型，從而發現惠洪以「春」象徵詩禪的詩學意義，並以之來突顯惠洪詩禪的創發，兼為惠洪辯誣。

惠洪詩禪最大的貢獻在於「文字禪」的倡導，本文立足在廣義文字禪的基礎上，專從詩學角度，探索惠洪「文字禪」中「春」意象在詩歌上的表現，則可看到惠洪將「春」意象，應用在論畫、評人、論禪、評詩四個方向。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還發現，惠洪對「春」意象的使用，促成詩話由唐入宋在對偶對與詩歌意境論上的開創，在對偶論上惠洪開創了「偷春格」，在意境論上展現了「詩禪合一」、「詩境如春」之說。

由本文之論述也可以看見「春」意之活潑多元，在禪宗典籍或象道芽，或象法雷，或如禪者內在禪機，均為祖師說法示道時所不斷借用的譬喻。禪

林文學中，「春」意象的運用，在唐代詩僧仍是少數，到北宋詩僧則蔚為風潮，惠洪承此風潮，轉為其「文字禪」之倡導，讓難以言說的詩禪藝術，在此藉「春」的象徵得到豐富的言詮，同時也為中國詩歌開創「對偶論」與「意境論」之新內涵，這在詩禪合一論的歷史上是相當精彩的一頁。

**關鍵詞：**惠洪、文字禪、春意象、詩禪合一